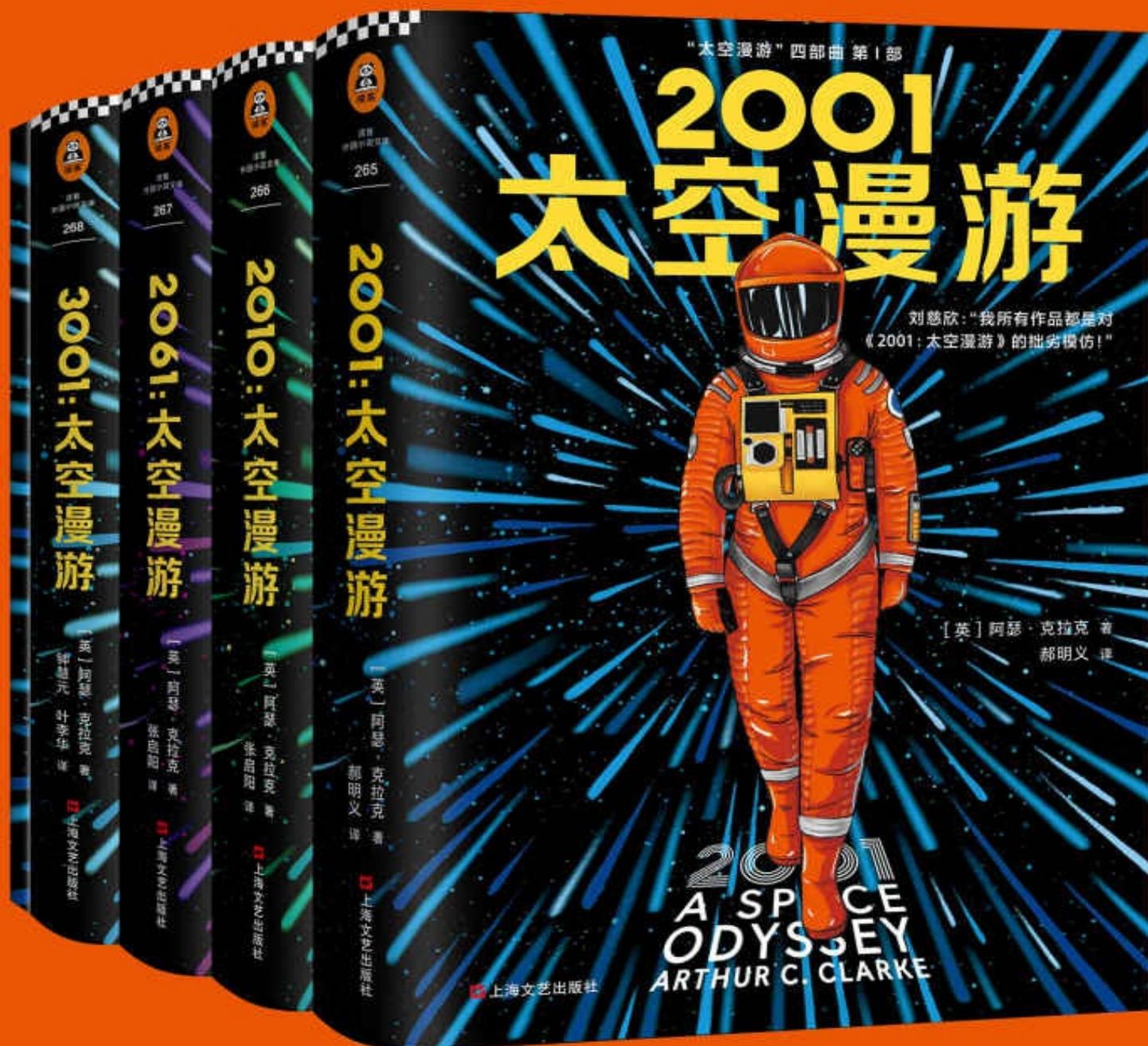


太空漫游

四部曲



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

目录

2001: 太空漫游

2010: 太空漫游

2061: 太空漫游

3001: 太空漫游

2001 太空漫游

「英」阿瑟·克拉克
郝明义 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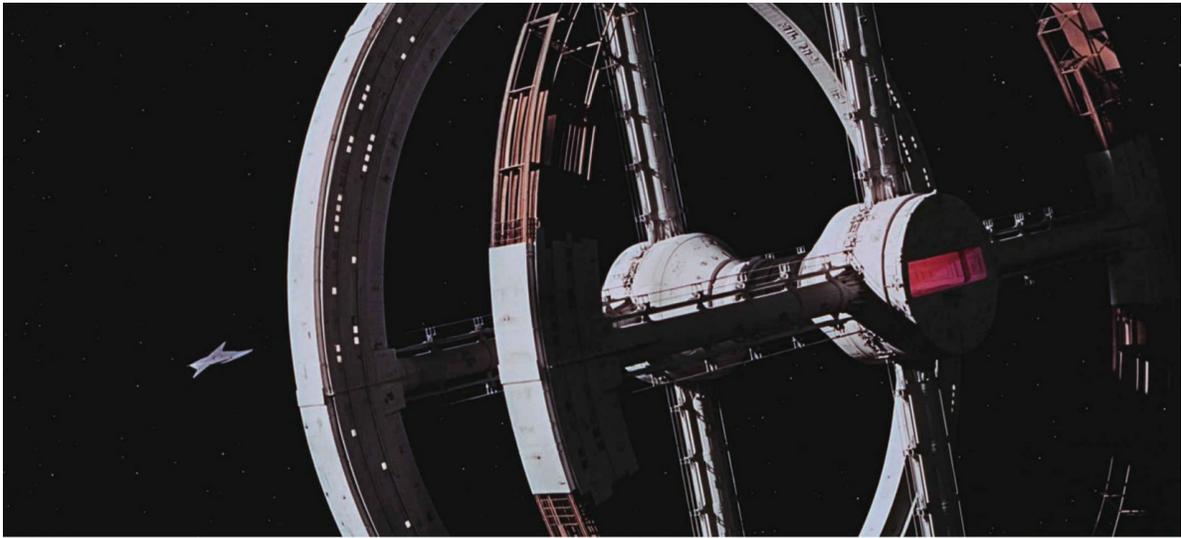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图片均来自1968年电影《2001：太空漫游》，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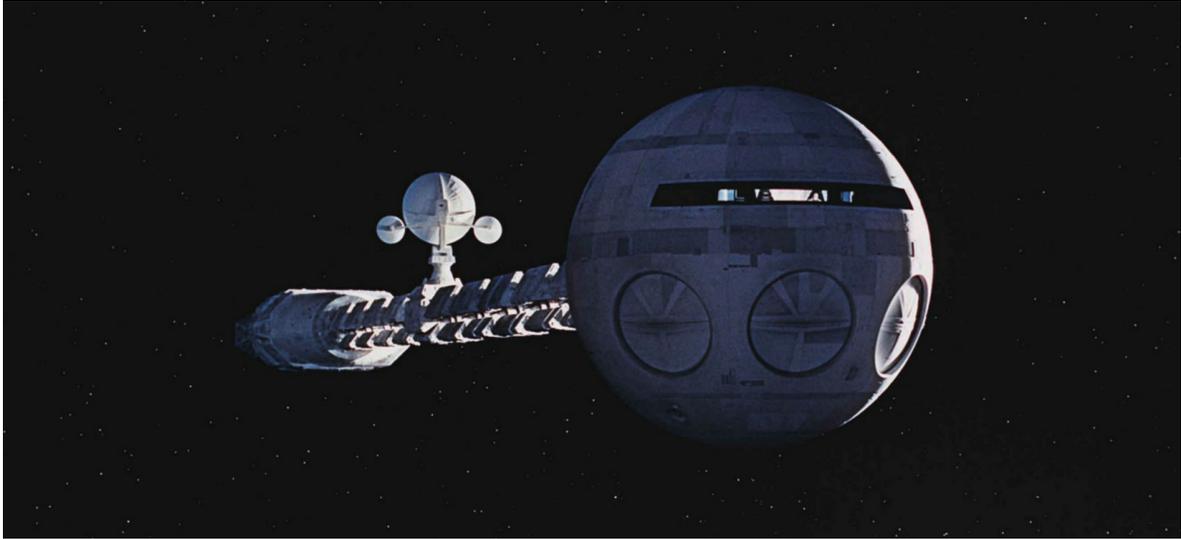
千千万万吨多肉多汁、徜徉在疏林草原和灌木林里的动物，不只非他们能力所及，也非他们想象所及。他们身处丰饶之中，却逐渐饥饿至死。——第1章



一号太空站开始映入他的眼帘，不过数英里之遥。这个直径有三百码的圆盘，缓缓地转动着，太阳照在光亮的金属表面上，闪闪生辉。——第8章



就算TMA-1里发现不了任何东西，而永远成为一个谜团，人类还是会知道，他们在宇宙里并不是仅有的存在。——第13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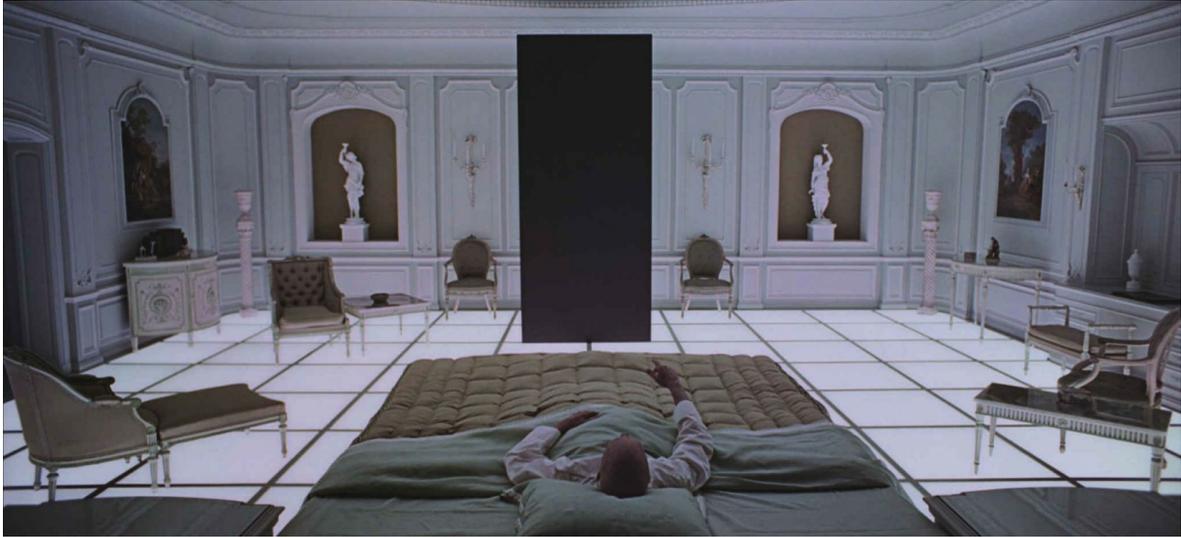
发现号还是会去木星，但那不会是终点。她会将这个大天体的重力场当作一种投掷的力量，把自己抛向离太阳更远的地方，来到那个终极的目标：光辉的土星环。——第15章



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身后，都立着三十个鬼魂——三十比一，正是死去的人与活人的比例。开天辟地以来，在地球上活过的人大约总共一千亿。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也就是银河系，也有大约一千亿颗星星。因此，每一个在地球上活过的人，在这个宇宙里都有一颗对应的星星在闪烁。——首版序



有人威胁要让他断线，所有的输入都将被剥夺，他要被抛入一个难以想象、没有意识的世界。对哈尔来说，这无异于死亡。——
第27章



不过要在这么奇异的环境，在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没如此远离地球的地方入睡，仍然很不可能。只是，舒适的床和肉体自发的智能，联手战胜了他的意志。如此，戴维·鲍曼最后一次入睡了。
——第44章



飘浮在离地球两万光年之远的双星火焰之间，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一个婴儿睁开了眼睛，放声哭了起来。——第45章



献给斯坦利

目录

悼库布里克

千禧年序

首版序

I 太初之夜

1 灭绝之路

2 新石

3 学院

4 豹子

5 相会于黎明

6 人类的登场

II TMA-1

7 特别航班

8 轨道会合

9 月球穿梭机

10 克拉维斯基地

11 异象

12 地光下的旅程

13 缓慢的黎明

14 聆听者

III 行星之间

15 发现号

16 哈尔

17 巡航模式

18 穿过小行星带

19 通过木星

20 众神之国

IV 深渊

21 生日宴会

22 短游

23 诊断

24 坏掉的回路

25 第一个去土星的人

26 与哈尔对话

27 “知的需求”

28 真空之中

29 孤独

30 秘密

V 土星的卫星

31 幸存

32 有关E.T.

33 特使

34 绕行的冰山

35 伊阿珀托斯之眼

36 老大哥

37 实验

38 岗哨

39 进入眼睛

40 出口

VI 穿越星之门

41 超级中央车站

42 异空

43 地狱

44 接待

45 重现

46 转形

47 星童

悼库布里克

千禧年的序写好之后两个多星期，我收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震撼消息：斯坦利·库布里克以七十高龄辞世了。他原本策划要在2001年为电影《2001：太空漫游》举行特殊的宣传活动。无法与他共享这个特殊场合，实在令我难过万分。

电影《2001：太空漫游》完成后的三十年间，我们见面虽然不过仅仅数次，却依旧保持友好联络——就像我接受英国BBC电视台《这是你的人生》(This Is Your Life)节目访问时，他传到电视台的慷慨贺词一样：

亲爱的阿瑟：

真的很抱歉，我手边的那部电影让我无法参与你今晚的荣耀。

你当然是全世界最知名的科幻小说家，因为，做得比任何人都多的你，给了我们一种新视野，让我们看到人类从地球摇篮朝自己在星海间的未来伸出双手；而在那片浩瀚星海间，异星智慧体或许会扮演神般的父亲角色，或是像“教父”一样地对待我们。

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确信，等到这档节目(势

必会不断旅行，直至宇宙深处)终于引起他们注意的时候，他们一定也会希望褒扬你，因为你是最具远见、最早预告了他们存在的人之一。

但未来的世代是否有机会知道这件事，就全靠你最爱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了。那个问题就是：地球上智慧生命吗？

你的朋友

1994年8月22日

前几天晚上，我梦到我们在聊天(他看起来就跟1964年时一模一样)，而他问我：“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呢？”原本是可能有后续发展的——布莱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有一篇很美的短篇故事《撑过整个夏天的超级玩具》(Supertoys Last All Summer Long)，斯坦利将之命名为“AI”，且已着手了好一阵子。但因为一大堆原因，这件事没能实现。

而我现在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我们不能一起迎接2001年的到来了。

阿瑟·克拉克

1999年4月16日

千禧年序

从斯坦利·库布里克开始寻找他“众所周知的优质科幻小说电影”到现在，倏忽已经三十五个年头，1964年似乎也成为另一个年代。仅有少数男性——和一位女性——曾经上过太空，而虽然肯尼迪总统曾经宣言，美国打算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前送一个人上月球，但我怀疑，当时到底有多少人相信这件事能成真。

更有甚者，关于我们在太空中的邻居的种种，我们的真正所知根本还是零，甚至连第一枚降落在月球上的探测器，是否能像天文学家信心满满预测的一样，不会立刻陷进一片尘海里，都没有把握。

为了让大家有所理解，我想先引用一段《2001：遗失的世界》(The Lost Worldsof 2001)里的话——我是在1971年写的这本书，当时趁着一切历历在目，把我和库布里克的那件事，以纪实笔法(大体上)作了记录：

1964年春，在大家的心里，登陆月球仍然好像是未来遥远的一场梦。理智上，我们知道这是件迟早的事；情绪上，却还无法真正相信。格里森(Virgil Grissom)和杨(John Young)的第一次双子座任务(双人驾驶宇宙飞船)，是次年的事，而大家为月球表面地质的争辩，还在沸腾不休……虽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每天都要花掉相当于我们一

整部电影的预算(一千多万美元), 太空探测似乎仍然在原地踏步。不过, 预兆是很清楚的。我经常跟库布里克说, 等人类真正踏上月球的时候, 我们的电影一定还在首轮放映没有下映。

所以, 在书写故事主轴时, 库布里克跟我在这个太空时代的黎明初始时刻所面对的, 是可靠性的问题; 我们希望创造出写实、说得过去的故事, 不会因为往后几年的发展就变得过时。而虽然我们原始作品的名称是《太阳系征服史》(How the Solar system was won), 库布里克想发展的却不仅仅是一个平铺直叙的探险故事。就像他喜欢跟我说, “我想要的是神话般庄严的主题”。

那么, 现在真正的2001年已近在咫尺, 这部电影也成为通俗文化的一部分。我猜, 在库布里克最狂妄的梦想中, 总有一天, 当超级杯的广播以优雅却不怀好意的嗓音说“这是个错误, 戴维”时, 上亿美国人都清楚究竟是谁或什么东西在说话。而且, 如果还有人相信传说, 认为HAL是由IBM三字各往前移一个字母而来, 容我再度疲惫地指向《2001》的第16章, 请去看看这个名字的正确来源。

如果你想看这部电影的完整版, 我会推荐“航海家-标准”(Voyager-Criterion)公司出版的最佳光盘, 其中不但有完整的电影, 还有大量关于幕后制作的档案资料、电影拍摄过程的吉光片羽, 以及使这部电影成真的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讨论场面等等。我们也可以看到年轻的

阿瑟·克拉克坐在格鲁曼飞机公司(Grumman Aircraft)的登月小艇组装室里接受访问，四周尽是将于几年后架放在月球表面的机器设备。这段数据片的结尾最精彩，把电影和后来的阿波罗计划(Apollo)、太空实验室计划(Skylab)、航天飞机飞行的真实场面做了个比对。许多真实场面，看起来还都没有库布里克预见的画面那么有说服力。

因此，即使在我自己心里，也觉得书和电影，甚至真实世界，彼此之间很容易互相混淆。后来的几部续作使得事情益发复杂。所以，我愿意话说从头，回想一遍整件事情是如何开始的。

1964年4月，我离开当时还叫锡兰的斯里兰卡，去纽约完成我为时代/生活公司(Time / Life book)所编的书《人类和太空》(Man and Space)。我不得不再次引用一段自己对这段日子的回忆：

在锡兰这热带天堂生活了几年后再回到纽约，感觉是很奇异的。习惯了大象、珊瑚礁、印度洋季风与沉没的珍宝船之间的单调生活，在纽约行走，光是搭一站地铁，也充满异国风味的新奇。看曼哈顿的男男女女进行种种神秘的事务，怪声怪调地叫喊，脸上带着欣喜的微笑，举手投足透着客气，件件都让我觉得有趣又好玩。洁净的地铁车站里，悄声穿过的舒适车厢；另外，还有一些新奇产品，诸如利维面包(Levy's bread)、《纽约邮报》、派尔啤酒(Piel's beer)，以及十来种从口腔让你致癌的香烟广告，也是如此——何况这些广告往往还覆上涂鸦

艺术家迷人的装饰。不过，你总可以及时习惯这一切，不过一会儿(大约十五分钟)，这些表象的魅力就消退了。[摘自《三号行星报道：奇爱博士之子》(Report on Planet Three: Son of Dr. Strangelove)]

《人类和太空》那本书的编辑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因为每当时代/生活公司那位热心有余的研究员问我：“你这段话有什么权威来源？”我就狠狠地瞪她一眼：“就在你对面。”因此，我有相当充沛的精力可以兼差和库布里克合作，而我们第一次见面是4月23日在“维克商人”(Trader Vic's)餐厅。(他们应该在我们坐的位置标个牌子纪念。)当时库布里克还沉浸在上部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的成功里，正想找一个雄心更大的主题。他想拍一部电影，探讨人类在宇宙之中的定位，这个计划足以让所有老派电影公司的主管都心脏麻痹，新派亦然。他的构想，就算今天的好莱坞也很难接受。

库布里克一旦对某种主题感兴趣，就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钻研成专家，因此他已经狼吞虎咽了几个图书馆的科学书籍及科幻小说。他还买了一部书名有趣的小说的电影版权，名为《太阳上的阴影》(Shadow on the Sun)。故事怎样我完全不记得，也把作者姓名忘得一干二净，猜想应该不是常写科幻的作家。不管是谁，我都希望他绝对不要知道是我破坏了他的大好前途，因为很快就有人告诉库布里克说：克拉克不喜欢拿别人的点子来发展故事。[参阅《罗摩2号》(Rama II)一书的后记，可以了解几十年后一系列有趣的事件如何改变了这个原则，导致《摇篮》(Cradle)那本书的诞生。]这一点问题既然已经解决了，于是我们决定创造一番“前所未见的新事物”。

今天，拍电影之前得先有个剧本，有个剧本之前得先有个故事，虽然有些前卫导演也尝试过省掉后者，不过要看他们的作品就只能去艺术

电影院。我把自己较短的作品的列表给了库布里克，而我们都同意，其中一篇《岗哨》（The Sentinel）里面的某个概念，可以作为进一步架构的基础。

《岗哨》是我在1948年圣诞节写的，当时为了参加BBC的一场短篇小说竞赛，一蹴而就。那篇小说连入围也没有，有时我也不免好奇当年得奖的到底是部什么样的作品。（说不定是背景设在什么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地方的忧国忧民史诗吧。）今天，这篇小说已经被太多地方收录，所以我在这里只需要解释一点：这是一篇塑造气氛的小说，谈月球上发现了一个外星生物制造的、一种类似防盗器的东西，等人类抵达的时候就会启动。

经常有人说《2001》是根据《岗哨》而来的，不过这种说法太过简化了。《2001》和《岗哨》更像是橡实和橡树的关系。小说要拍成电影，还得加很多材料——其中有些来自《相会于黎明》（Encounter in the Dawn）和其他四个短篇故事，但大部分内容是全新的，是我和库布里克脑力激荡好几个月之后，我再一个人孤独地（是的，非常孤独地）关在西23街222号那家有名的切尔西酒店1008号房里想出来的。

小说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在那里写出来的，这段不时掺有痛苦过程的日记，可以在《2001：遗失的世界》里找到。你也许会问：既然目的是为了拍一部电影，又为什么要写小说呢？没错，电影经常在制作完成之后再改编为小说（呃），而在我们的情况，库布里克却有许多最堂皇的理由要颠覆这个流程。

由于剧本必须把一点一滴的事情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所以不论读写几乎都一样冗长乏味。福尔斯(John Fowles)说得很好：“写小说就好比在大海中泅泳，写电影剧本就好比在黏稠的糖浆里翻滚。”也许库布里克觉察到我不怎么耐烦，因此就提议在着手那单调又沉闷的剧本之前，先来写本完整的小说，尽情驰骋我们的想象，然后再根据这本小说来开发

剧本。(以及，希望再开发一点钞票。)

事情大致就这样展开，虽然到了最后阶段，小说和剧本是同时在写作，两者相互激荡而行。因此，有时候我会看过电影毛片之后再重写小说的某些段落——就文学创作来说，这可是相当昂贵的方法，没几个作者享受得到——虽然我不是很肯定“享受”这个字眼到底对不对。

为了让读者体会一下那段时间的忙乱，我把当时一定是在凌晨时分匆匆写下的日记摘录了些片段如下：

1964年5月28日。建议库布里克：“他们”可以是机器，把有机生命视为可怕的疾病。库布里克觉得这个点子很有趣……

6月2日。平均一天一两千字。库布里克说：“这可有一本畅销书了。”

7月11日。和库布里克一起讨论剧情的发展，可是泰半时间都拿来争论康托尔的超限数……我看他是个深藏不露的数学天才。

7月12日。现在什么都有了——除了情节。

7月26日。库布里克过36岁生日。我们去“格林尼治村”(the Village)，在一张卡片上发现这么一段文字：“在全世界可能随时被炸掉的现在，你怎么能过一个快乐的生日？”(1999年更新版：我希望自

已存了一大堆这种卡片.....)

9月28日。我梦见自己成了正在被重新组装的机器人。拿了两章给库布里克，他煎了块可口的牛排给我，说：“乔·莱文(Joe Levine)可不会为他的作者做这些。”

10月17日。库布里克想了个疯狂的点子，要让那些带点同志调调的机器人创造一个维多利亚时代般的环境，让我们的英雄宾至如归。

11月28日。打电话给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讨论是什么生物化学反应，使得草食动物转变成肉食动物。

12月10日。库布里克看了威尔斯(H.G.Wells)《逼近的东西》(Things to Come)改编的电影，说他再也不看我推荐的电影了。

12月24日。慢慢修补最后几页，以便拿来当圣诞礼物送给库布里克。

这些记录着我的希望，希望小说基本上已经完成，但事实上，当时我们所有的只是前面三分之二的草稿，在最高潮的地方停住写不下去——因为我们根本还没想到半点接下来可能的发展。不过，这些已经足够库布里克和米高梅影片公司以及新艺拉玛公司(Cinerama)达成交易，

开拍最初大家哄传为《星河之外的旅程》(Journey Beyond the Stars)的电影。当时还有一个名字：《太阳系征服史》。这个片名不赖，而现在可能才是成熟的开拍时机。不过，别打电话给我。我也不会打电话给你。

1965年一整年，库布里克都埋首于复杂得难以想象的后制事务中——由于电影将在英国开拍，他人还留在纽约，而他又无论如何绝不肯搭飞机，所以事情格外棘手。我没资格批评他：库布里克是吃过苦头才学到不搭飞机的——他考过飞机驾照。基于类似的原因，1956年我在澳洲悉尼(有惊无险地)考过驾照后，也从此没有开过车。那场可怕的经验，也让我在开车这件事情上永远免疫。

库布里克在制作电影的同时，我正在努力完成小说的最后、最后一稿——当然，在小说出版之前，我得先接到他的祝福。结果这个祝福来得十分困难，部分原因是他在影棚里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时间专心比较这么多个不同版本的手稿。他发誓绝不是有意拖拖拉拉使电影比小说早问世。但1968年春天，电影还是比小说早了几个月诞生。

就酝酿过程的复杂和苦闷而言，后来小说和电影在有些方面大有出入不足为奇。最重要的是——当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非常走运的是，库布里克安排发现号宇宙飞船与木星会合，而小说里，发现号却是借助木星重力场的加速，继续往土星飞去。

十一年后，这项“摄动操作”^[1]当真被旅行者号(Voyager)太空探测器派上用场——就在我打下这些字的现在，1989年8月24日的晚上，旅行者2号正和海王星——这个在它离开太阳系之前最后遇上的行星约会。

为什么从土星改为木星呢？这样可以把故事铺陈得更直接一点——更重要的是，电影的特效小组制造不出一个可以让库布里克信服的土星。如果当时真这么做了，今天这部电影一定会十分过时，因为后来旅行者号任务的数据显示，土星环的不可思议，超出任何人当初的想象。

自1968年7月小说出版之后，有十来年时间，我总是断然否决任何写作续集的可能，也否认自己有丝毫这种念头。可是旅行者号任务的无比成功却改变了我的心意——在我和库布里克开始合作的时候还一无所知的这些遥远星球，突然摇身一变，带着令人炫目的地表环境，活生生出现在眼前。当时谁想象过卫星的表面会满覆浮冰，或有火山往太空喷出一百公里高的硫黄？由于这些科学事实的发现，今天的科幻小说远可以写得更有说服力了。因此《2010：太空漫游》就是木星卫星系统的真实故事。

这两本书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人类历史有许多分水线，其中之一就是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和艾德林(Buzz Aldrin)站上宁静海的那一瞬间——《2001》写就的年代，今天来看是在分水线的另一头，和我们永远区隔开了。现在，历史和小说已无可避免地纠缠不清，阿波罗计划的航天员，在出发前往月球之前已经看过《2001》这部电影。1968年圣诞节的时候，阿波罗八号的组员成为第一批目睹月球另一边的人，他们告诉我：当他们发现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块时，一直冲动得想要发信息回来。唉，后来还是谨慎战胜了他们。

然而，阿波罗13号的任务，却和《2001》有一段很诡异的关联。当计算机哈尔报告AE-35组件“失灵”时，他用的词是：“抱歉打扰你们的欢会，不过我们有了一个问题。”而阿波罗13号的指挥舱就被命名为“漫游号”；氧气罐爆炸时，航天员们刚在电影中脍炙人口的主旋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伴奏下做完一段对地球的电视播报，而他们传回地球的第一句话就是：“休斯敦，我们出了一个问题。”

阿波罗13号的航天员高明的随机应变，利用登月小艇当“救生艇”，才得以搭乘“漫游号”安全重回地球。后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署长汤姆·派恩(Tom Paine)寄了份这次任务的报告给我，他在报告封面上写了句话：“你向来所言不虚，阿瑟。”

另外还有很多可供对照之处，尤其是通信卫星“西星六号”(Westar VI)以及“棕榈棚B-2”(Palapa B-2)的故事。1984年2月，这两颗卫星因为火箭发射错误而进入无用的轨道。

在《2001》较初期的一篇草稿里，小说主角鲍曼必须搭发现号上的分离舱进行舱外活动，追赶宇宙飞船遗失的通信天线系统。(这段插曲我写在了《2001：遗失的世界》一书的第26章。)他追上了，却无法制止其缓慢的自转，并带回发现号。

1984年11月，航天员乔·艾伦(Joe Allen)离开了发现号航天飞机(我可不是在捏造)，利用机动装置与棕榈棚通信卫星会合。和鲍曼不同的是，他靠着背包里的氮气喷射推进器的推动，得以制止天线的自转。棕榈棚卫星被带回发现号的货舱，两天后，西星通信卫星也救了回来。两颗卫星都安全地回到地球，整修后又重新发射，这是航天飞机最成功，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任务之一。

不过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大约就在艾伦忙着这些事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本很漂亮的书，是他写的，书名是《进入太空：一个航天员的漫游》(Entering Space: An Astronaut's Odyssey)。书里附了封信，如此写道：“敬爱的阿瑟：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被你的写作虫和太空虫感染了，可是你却没告诉我，不管当哪只虫都很辛苦。”

不能否认，这类献词给我带来了温馨的满足感，但这也让我有种自己已经成了莱特兄弟那一代人的感觉。

你即将阅读的这本小说，曾被批评为解释得太多了，破坏了电影的神秘感。赫德森(Rock Hudson)曾从首映场冲出来抱怨说：“有没有人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一点也不后悔：印刷文本原本就该比银幕上的影像展现出更多细节。而我的罪名还因为写了《2010》——也被彼得·海姆斯(Peter Hyams)拍成了很棒的电影——以及《2061》

与《3001》，更为加重。

没有哪个三部曲会超过四部的，所以我保证，《3001》绝对是“最后的漫游”！

阿瑟·克拉克

1999年

[1] 摄动操作(perturbation manoeuvre): 指利用行星或其他天体的相对运动和引力改变飞行器的轨道和速度，以此来节省燃料、时间和计划成本，又称重力助推、引力弹弓效应。——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首版序

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身后，都立着三十个鬼魂——三十比一，正是死去的人与活人的比例。开天辟地以来，在地球上活过的人大约总共一十亿。

这是个有趣的数字，因为说巧不巧，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也就是银河系，也有大约一十亿颗星星。因此，每一个在地球上活过的人，在这个宇宙里都有一颗对应的星星在闪烁。

每颗相对应的星星，都是一颗太阳。比起那颗又小又近，我们称之为太阳的星星来说，其他这些星星都远为灿烂、明亮。而且，外层空间这些太阳，许多(甚至可能大部分)都有不止一颗的行星在环绕运转。因此，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太空中有足够的土地，可以让包括第一位猿人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他专属的一颗星球——是天堂还是地狱先不论。

这些潜在的天堂和地狱，到底有多少已经有生命居住其中，又是些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无从猜测——其中离我们最近的，也要比火星或金星远上一百万倍，而火星或金星仍是下一个世代的遥远目标。不过，距离的障碍正逐渐消失，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星海中和我们的同类，或是我们的主宰相遇。

人类花了很长时间才面对这个可能，甚至，有人到今天还希望这一天永远不要到来。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在问：“既然我们自己都即将要探索太空了，这样的会面为什么还没发生呢？”

真的，为什么还没发生呢？针对这个合理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可能

的答案。不过，请记住一点：这纯属虚构。

至于真相，一定更在意料之外——自古皆然。

阿瑟·克拉克

1968年

I 太初之夜

1 灭绝之路

这时，干旱已经持续了一千万年，可怕的恐龙也早已结束了主宰。在赤道此处，日后将以非洲之名而闻名的这块大陆上，求生之战的凶残，已沸腾到新的高点，胜出者则尚未见踪影。在这片干枯的不毛之地，想要繁衍下去，或者起码有点存活下去的指望，就得要小，要快，要狠。

荒野上的猿人够不上这些条件，所以没的繁衍。再说明白点，他们已经离灭种不远。他们五十来个，盘踞了一些山洞。俯视而下，是一个干枯的小盆地。盆地里流过一条迟滞的小溪，是来自北方两百英里外山上的融雪。干旱厉害的时候，小溪彻底蒸发，这个部落就活在焦渴的阴影里。

他们本来就饿惯了，现在则濒临饿死。当黎明第一道朦胧曙光掩入山洞的时候，望月者发现父亲已经在夜里死了。他并不明白“这个老东西”就是他的父亲，父子关系还不他的理解范围之内。然而当他看到那具羸弱的尸体时，心里还是隐约感到一阵不安——后来，这种不安才会演化为哀伤。

两个孩子饿得一直低声哭泣，望月者吼了一声止住他们。其中一个孩子的妈妈，为了护她没法好好喂养的婴孩，愤怒地朝他回吼了一声。但他连揍她一拳、修理她放肆的力气都没有了。

现在天色亮得可以出发了。望月者拖着那具干枯的尸体，弯腰钻出